



一支来自民间的 自治力量

只愿天下无贼

□本报记者 於徐阳 实习生 张爱君 文/摄

● 力求“村里无贼”

在横街镇份水村,同样有着一支功能类似的巡逻队。这支队伍较为“年轻”,是去年9月份组建起来的。据该村党支部书记王鸿明介绍,6名巡逻队员分成两组轮流巡逻,巡逻时间从22时至次日凌晨4时30分。在年关这个特殊时段,村里36名党员中,除去60岁以上的和身体不适的,其余28人均参加了巡逻,这样就保证了每晚4个人的力量配备。村里为此专门添置了一辆治安巡逻车。车子一般以25公里/时的速度行驶,从村中

心的主干道出发,自南向北,绕过村里的每一条道路,一圈转下来需要四五十分钟时间,每晚都会在村里转上六七圈。自打那时候起,村民们都明显感觉到村里治安情况有了明显改善。王鸿明说:做不到夜不闭户,但尽量能使‘村里无贼’。”看到有可疑的人出现在村里,巡逻车上的警笛一响,起码会对小偷起到震慑作用。”王鸿明说,巡逻队天天执勤,小偷就没有了下手机会,也不再光顾了。”

● 经费是个重担

一边是村居治安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一边是巡逻队开支的重担,两头一掂量,份水村的村干部们觉得治安环境更重要,一咬牙还是扛下了经济重担。王鸿明说,巡逻车就花费了42800元,虽然是电动车不耗油,但电瓶需要两年更换一次,再加上车子平时的保养维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开支中,最大开销还是巡逻队员的工资。“一人每夜70元,说起来真不多。巡逻时间长达6.5个小时,况且又是大半夜,黑白颠倒的作息时间的确让一些人吃不消。再加上现在是冬天,巡逻是个苦差事。”王鸿明说,想着年后给他们再涨点工资。”王鸿明说,70元还不是净收入,巡逻队员们的夜宵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前段时间,巡逻队员提出要购置大衣、给巡逻车装门帘以御寒等一些要求,村里都给予了满足。这几天,村里又打算给巡逻队配对讲机,以便在遇到重大事件时能及时求助增援。王鸿明粗粗一算,七七八八加起来一年差不多需要10万元的开支。这笔开支是群防群治组织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和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因此份水村把这部分资金的来源掰成了几份。其中一部分由村里大大小小的16家企业来

承担,充分体现了‘谁受益、谁出资’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村民的‘治安费’则由村集体经济收入承担。这笔开支,对于许多集体经济收入薄弱,又鲜有企业的村(居)来说是难以承担的,因此往往陷入了‘虽没有巡逻队,却难以正常开展工作’的境地。一些村(居)希望,乡镇财政能够给予最基本保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农村群防群治组织建设的经费投入,改变长期以来经费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的状况。



● 人身安全更重要

份水村的6名巡逻队员的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责任感”是村里物色人员的首要标准,同时还要能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制止不法行为、扭送嫌疑人等见义勇为行为中要坚持正当性和合法性,不能以违法手段对付违法行为。巡逻好比上一线抓小偷。‘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力保障自身安全’,这是王鸿明再三强调的,遇到小偷不要强追,以防携带利器团伙作案。遇到情况,一可以响起警笛,发动群众力量;二可以向派出所的专业警力求助。为了使巡逻队员更安心地工作,更多一份人身保障,村里正盘算着给他们买份人身意外伤害险这样的险种。另外,在该镇派出所安装电子眼监控的同时,村里决定自行出资再在居民小区、重点部位、重点单位、重点路段安装电子眼,实现人防、物防、技防的有效对接,一来保证巡逻队员的安全,二来还能对现场进行取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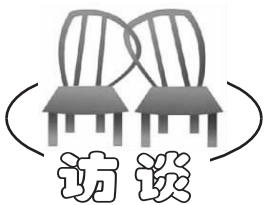
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小米



基层群防群治组织,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治安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力量联合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治安防范与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刑事案件多发的治安态势下,全社会齐抓共管就显得相当重要,共管的形式就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无穷民力”来弥补了“有限警力”的短板。群防群治中的“群”就表明着群体、全体的意思,从而这个组织就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同创平安、共享和谐的良好社会治安环境的这么一个原则

而诞生,它的生存也基于人人都需要安全的环境才得以长期运行,在全社会的“监控”下,或许能让单纯善良得不可思议的青年民工傻根能继续他“天下无贼”的梦想。一个地方的小平安,才能换得全社会的大平安。社会的大平安,除了防抢防盗的作用外,一些群防群治组织的人员更有着多重身份,如信息员、应急队员、宣传员、流动人口管理员等,这些身份把这一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化、深入化,更有利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有效地掌握到第一手资料,更便于将一些新政新规及时带到村民身边。



□本报记者 罗雪娇 见习记者 李承静

1月27日9时,拥有11年高中音乐教学生涯,作品《寻访台州乱弹》、《乱弹寻踪》分别荣获浙江省乡土课程录像课评比一等奖、浙江省音乐优质课二等奖,论文《高中整合性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获省论文比赛二等奖,黄岩中学艺术组老师黄莹将在妙智街27弄5号南官书院举行南官人文大讲堂系列讲座之两百二十九——

走进台州乱弹

——访黄岩中学艺术组音乐教师黄莹

记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台州乱植根于台州民间土壤,是浙江的“四大乱弹”之一。起源于明朝中叶,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是台州的艺术瑰宝,也是全国优秀的地方剧种,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这种原本根植于农村土壤的艺术之花渐渐被人们所淡忘,甚至有不少台州本地人都对这门艺术知之甚少。黄老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台州乱弹”的由来吧。

黄莹:台州乱弹,原本叫做黄岩乱弹,它形成于明末清初,是浙江著名的四大乱弹之一,被文化部列为中国318个地方剧种之一。在南戏《张协状元》中,有一个曲牌是“台州歌”。明代“四大声腔”之后,戏曲唱腔即由曲牌体向板腔体过渡,给演员在唱腔、表演上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清康熙年间,区别于昆腔、高腔之曲牌体的板腔体唱腔遍及全国。民不知书,独好乱弹”,后形成了“天下皆乱弹”的乱弹唱腔体系,并将各剧种分为“雅、花”两个部分。雅,单指昆曲,花,就是杂,杂者为乱,统称“乱弹”。浙江有台州乱弹、绍兴乱弹、浦江乱弹、温州乱弹等。解放初,绍兴乱弹改

称绍剧,浦江乱弹与徽班合演改叫婺剧,温州乱弹则称为瓯剧,惟独台州乱弹沿名至今,被誉为“天下第一团”。据《台州地区志》记述,晚唐、五代时,已有参军戏或杂剧演出,至清代乾隆年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六年),乱弹腔在浙江台州黄岩一带兴起,以紧乱弹、慢乱弹、二唤为主干唱调,兼唱昆腔、高腔,形成三腔合唱的台州式的“黄岩乱弹”,相沿约160年。民国初期,乱弹发展迅速,共有20多副戏班。同时有高腔班10余副、徽班5副。民国后期,由于日军侵占台州,狂轰乱炸,剧团才被迫停止演出,此为第一次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乱弹作为地方剧种得到保护。1952年,民间艺人俞宝玉等奔走台州各县,招集20多人,重组乱弹戏班。1955年,经当时的政府部门浙江省文化厅批准,成立黄岩乱弹剧团,大胆地开创男女同台合演的先河。该剧团继承昆、高、乱、徽唱腔,揉合台州词调和台州滩簧,文武兼备,推陈出新,活跃在台州乃至浙江各地,名声大噪。然而,到了被中国官方认定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时期,乱弹再度被迫停演。此为第二次

衰落。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州乱弹被中国文化部列为全国318个地方剧种之一,最盛时有300多个剧目。但是从1988年开始,由于受到观众需求变化和机制等多种原因,台州乱弹剧团陷入瘫痪。此为第三次衰落。在老艺人、媒体、以及人大代表的呼吁下,2004年,台州市政府成立了“台州乱弹抢救保护研究工作室”。组建了民营专业剧团——台州市海东方乱弹剧团,这也是全国惟一的一家台州乱弹剧团,中国文化部称之为“天下第一团”。次年6月,台州乱弹剧目《百花赠剑》在台州举行的全国民营剧团会演上首个亮相,艺惊四座。记者:那知名的乱弹曲目都有哪些呢?黄莹:台州乱弹有300多个剧目,常演剧目号称“七阁八带九记十三图”,七阁包括《回龙阁》、《兰香阁》等;八带包括《鸳鸯带》、《挂玉带》等;九记包括《拾儿记》、《拜月记》、《白兔记》等;十三图包括《拜寿图》、《叙狮图》等。此外代表性剧目还有《三星炉》、《紫阳观》、《双官桥》、《连环记》、《长生殿》、《单刀会》、《五虎平西》、《阳河摘

印》、《韩罗衫》、《紫金镯》等。其中《拾儿记》这一剧目,故事取材于黄岩,它将台州的民间习俗、方言俚语以及民间的武术、舞蹈、音乐融入其中,风格独特,在省戏剧节上一亮相就引起了轰动,并被专家誉为“中国剧坛上散发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一朵兰花”。记者:通过黄老师的介绍,我们对台州乱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很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台州乱弹究竟是怎样一门弹唱艺术呢?它拥有怎样的唱腔和角色行当呢?黄莹:台州乱弹唱腔十分丰富,以乱弹为主,兼唱昆曲、高腔、徽调、词调、滩簧等,是全国少有的多声腔乱弹剧种之一。其舞台语言以中原音韵结合台州方言,充满民语乡韵,通俗易懂,别具特色。伴奏乐器有文场、武场的分别,文场分丝竹管弦乐曲和唢呐曲两类,武场分闹台锣鼓和表演锣鼓两类。台州乱弹的脚色行当分“生四脚”和“下四脚”,“生四脚”包括生、旦、净、丑,“下四脚”包括外、贴、副、末。随着剧种的发展,行当分类越来越细。在表演方面,台州乱弹有许多绝技,如“耍牙”、双骑马”、钢叉穿肚”、甩火球”、雨伞吊毛”等,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称道。